

第三碗奶酒

汪浙成 温小钰



第三碗奶酒

汪浙成 温小钰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75 字数: 130千 插页: 2

1975年12月第一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,460册

统一书号: 1089·82 每册: 0.44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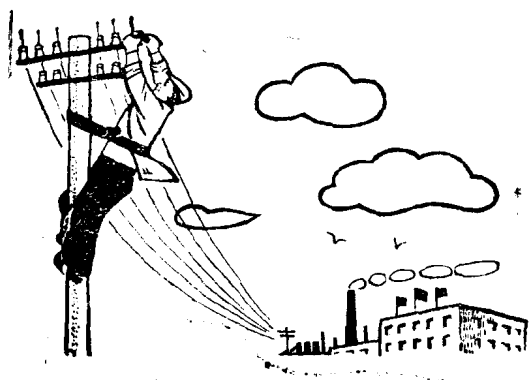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提 要

这本散文集，描写的是祖国北部边疆的工人阶级、贫下中牧、知识青年和乌兰牧骑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。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，文笔流畅，风格清新。

目

次

锡林浩特灯火·····	(1)
第三碗奶酒·····	(11)
沙漠的笑容·····	(23)
歌舞的征途·····	(38)
一支新歌的诞生·····	(44)
钢珠尔·····	(51)
传统·····	(58)
必修课·····	(66)
三小时内·····	(74)
火红的朝霞·····	(89)
幸福·····	(109)
冲锋不止·····	(124)
源泉·····	(145)
白云之歌·····	(159)
高高的标语塔·····	(176)



锡林浩特灯火

如果把锡林郭勒草原比作浪花朵朵的大海，锡林浩特就好比大海中的明珠；如果把锡林郭勒草原比作群星灿烂的天空，锡林浩特则是一颗特别明亮的星。

汽车在风雨中行驶。三天前，我们从呼和浩特出发，途经集宁，北上到赛汉塔拉，改乘汽车东行，便进入内蒙古最大的天然牧场——锡林郭勒大草原。

入夜，大雨滂沱，雨帘越来越密，除了车灯光柱内闪现的一段公路和偶而惊慌跑过的野兔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有些纳闷，没来锡盟时，曾听说黄羊和汽车赛跑的事，为什么

一路上却没见到这种奇观呢？

“嘿嘿，那是黄羊现在的见识提高啦。”同车的一位蒙古族同志风趣地解释说。他是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一个巡线工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。这次他刚参加自治区读书学习班回来，归途中，在阿巴嘎老家住了一宿，因为惦念工作，就急着回来了。

“黄羊撵汽车，那是过去的事儿罗。现在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锡盟草原公路里程比过去增加四倍多。锡林浩特每天有上百辆汽车出出进进，连黄羊也不觉着它稀奇了。”他十分开心地拍拍我的臂膀，爽朗地笑起来。

大家听了也都笑了起来。车外，雨声哗哗，叩击着大地，象是草原也响起一片热烈赞扬的掌声。

汽车绕过一个小山包，突然，透过浓重的夜色，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片绚烂的灯火，湿漉漉，亮晶晶，明闪闪，仿佛是大团星云飘落在地上，又象是节日礼花升起在天边。它是那么晶莹，那么神奇，那么温暖而热情！

“锡林浩特！”

我身边那位蒙古族巡线工发出了一声欢呼，这声音是多么响亮、多么诚挚，而且带着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情。

第二天是个晴朗的早晨，雨水冲洗过的浩特，在八月的骄阳下，明丽动人。我们穿过洁净的小巷，走在新建的平阔的柏油路上，发现这个草原城镇，如同草原本身一样，具有坦荡豪放的风格。阵阵远风，从街的尽头，长驱直入地给浩特灌注进草的清幽，花的芳香。中心大街的叉口上，耸立着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服务大厦的四层楼。街的对面是高大敞

亮的新华书店。东边是盟委大楼和即将建成的锡盟第一座现代化造纸厂，还有可以容纳一千四百多观众的锡林浩特剧场。南边，更加高大的新的邮电大楼、锡盟医院，正在耸起。正是上班时间，街的河道，倾泻过人的洪流。这边是一伙穿工装、马靴的青年工人，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飞过；那里是一群欢声笑语挎着书包上学的红小兵，还有一身牧民装扮的知识青年，在林荫下边谈笑边走着。这一切，使得这个城镇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氛。

在这喧腾的街上，马作为交通工具，同各种近代化的机动车，都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。许多商店、餐厅、营业处、服务部的门前，如同内地城市中的自行车存放处一样，是一群装饰不同的全鞍子马。四面八方来的牧民都在这里下马，把缰绳往水泥电线杆上一缠，便放放心心地进门买货去了。

我们随着一群牧民，走进百货公司的大厅，只见货架上、橱窗里，琳琅满目的商品在闪闪放光。蒙古族牧民买东西是不问价钱的。他们把一大叠人民币往售货员手里一塞，东指西点要下一堆。等女售货员算完账，找还剩钱，他们就开始把大包小裹塞进库房般的蒙古袍前襟里，欢欢喜喜地走了。可是，听说解放前有的旅蒙商到这里做买卖，用一盒火柴换走一只三岁羊，用一斤片烟要换三百斤羊毛……使本来就贫困的牧民更加贫困了，他们对旅蒙商的奸诈欺骗是充满憎恶和戒心的。今天，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，这种新型的交易作风，反映了蒙族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，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充满信任。

女售货员见我们站在那里，便走过来招呼。使人诧异的

是，她竟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，可刚才却明明听见她用蒙语和两个牧民对答如流，谈笑风生。

“你是蒙族，还是汉族？”

女售货员笑了：

“汉族，家在北京。”

啊，她原来是支边知识青年。她还告诉我们，最近，经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，开展革命大批判，广大商业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纷纷组织“草原流动服务站”，深入牧区蒙古包。要不学会蒙语，怎么能为当地贫下中牧更好地服务呀！

从百货公司出来，往北望去，沿着敖包山下，耸立着三座规模宏大的古庙，这就是解放前曾煊赫一时的贝子庙，锡林浩特的旧名就由此而来。解放前，这里的蒙族劳动人民，从创建“额尔敦陶勒盖”（宝地），经过“毛敦斯木”（木头庙）时期，到清朝乾隆八年，阿巴嘎贝子抓来成千上万的牧民，修盖起这座庙宇，整整几百年历史，这里没有一家劳动人民的住房。整个城镇，只有一座气象阴森的喇嘛庙，和托庇在大庙两旁的几间旅蒙商用来做黑心买卖的土坯小房。如今，这里高楼林立，新房栉比，树木成行，绿荫铺地，仅中、小型工矿企业，就有几十个，成了草原上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中心。我突然想起昨晚车上那个蒙古族巡线工的话，心想这今昔巨变的铁的事实，难道不就是对林彪一伙胡说什么我国国民经济“停滞不前”的反动谰言的有力驳斥吗！

下午，由于盟委的建议，我去访问铁木勒同志。听说他是个贫苦牧民的儿子，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后来转业成

了锡盟草原上的第一批蒙族工人，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也是锡林浩特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呵。

铁木勒的厂子在城东南，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了新的扩建。我们打老远就看见那片高耸的阶梯形的厂房，粗大的烟囱，轻烟象马尾似地往四下里拂动着。我们费了些周折才找到铁木勒，但不是在厂里，而是在大街的电线杆上。当时，厂里负责接待的同志正送我们出来，他说，厂里的干部和工人，目前正上下一股劲，把在批林整风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，引导到“工业学大庆”的群众运动中去。谈到铁木勒，他说：

“我们也不知道铁副主任这会儿在哪儿，昨夜他刚回来，淋了个透湿，领导上叫他休息两天，可一大早就没影儿了……”他忽然收住话头，朝上一指，高兴地叫起来：

“哎哟，那不就是！”

我抬头望去，高高的电线杆上，湛蓝天幕的背景下，斜跨着个人。他动作熟练地接好线头，三步两脚，从空中腾地跳落在我们跟前。

“嘿嘿，是你呀！”

原来铁木勒就是昨天在汽车上跟我讲黄羊故事的那个巡线工。接待的同志把我们来意说了以后，铁木勒搓搓大手说：

“夜里雨大，还有几个地方得再检查检查。这样吧，咱们一起走，边走边唠，印象可能深些。”

这真是一次别致的采访。铁木勒背着工具袋，领我走街串巷。当我们来到皮革厂时，一个厂里的干部把他叫走了。大概是线路出了故障，要他快去协助修理。临走时，铁木勒

特意嘱托那位同志领我去车间参观。

这座皮革厂分制革、皮褥、蒙马鞍和毡毯靴四个车间，有近四百名工人，是座半机械化的工厂。我们来到毡毯靴车间，洁白的羊毛象块块雪被，又松又厚地铺在地上，工人们已经在上面洒好水，就等着上机器滚轧。那位干部告诉我，过去做块毡毯，少说也得动员二十来人。妇女们先把羊毛铺在草地上，卷成圆筒，四个小伙子骑在马上，把圆筒一来一回地对拉着，就这么拉着、拖着、滚着、轧着，还要放平用脚去踩，做块毡毯着实费劲。然而现在，只要两个工人守着滚轧机，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块。

话音刚落，车间里的红灯亮了。工人们把电闸一开，巨大的滚轧机发出隆隆轰响，三个丈把长的巨型铁滚筒，象有力的巨掌，三搓两搓，就把一块毡子给搓结实了。

从皮革厂出来，铁木勒又陪我走访了乳品厂、农牧机具修造厂和拖拉机修配厂。据铁木勒介绍，过去锡林郭勒草原连一把铁锹都不能制造，自从有了这些厂子，当地需要的电动机、收割机、脱粒机、打搂草机、打井机具和排灌水泵，都能就地生产，而且如今已在农村牧区广泛使用了。

可不是嘛！我们在蔬菜农场就看见了这番景象。这里四下望去，一畦畦西红柿，绿里透红；茄子象绵羊尾巴似的，沉甸甸地挂满秧棵。微风过处，满甸子数不清的西瓜，象一个个丰满结实的羊脊背，在密叶间探露着。铁木勒跟这里的人都很熟。他走过机井旁边时，问一位正在浇水的老人：

“老阿爸，这草原牌的电驴子还好使吧？”

“放心吧，真是好使得很呵。”说着，浇水老人从田坎

里扔过一个西瓜，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，从前，生活在荒草滩上的牧民们，祖祖辈辈没尝到过瓜果蔬菜的滋味。偶而从张家口拉来一勒勒车白菜，经过一个月长途运输，青菜变成黄菜，价钱贵的没人敢吃。现在我们打出机井，有了电，有了水，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。

直到日落西山，我才跟铁木勒回来，觉得铁木勒的确是个很好的向导，他熟悉自己的城镇，每到一个地方、一个厂子，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有关的发展历史，并能精确无误地说出这些单位建成的年月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这里绝大部分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，都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。当我们登上贝子庙后边的敖包山时，我把心中的疑问向他提了出来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！”铁木勒大手一挥，“因为锡林浩特一九五四年才有发电厂。”

从他时而激动时而沉痛的叙述中，我知道，发电厂的厂址所在，从前是日本侵略军的特务大本营。一九三五年，以蒙奸李守信为首的上层反动分子，勾结日本侵略者，在在里开设所谓“大蒙公司”，表面上是做买卖，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残酷恐怖的“灭蒙”勾当。多少无辜的蒙古族人民，被抓进来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时候，锡林郭勒牧民一看见这座黑房子，就赶紧远远地躲开。

一九四五年，贝子庙解放了，建设就逐渐开始了。一九五二年贝子庙改为锡林浩特的前夕，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遍了锡林郭勒草原：毛主席派人来给修发电厂，要使这解放了的草原古城大放光明！

铁木勒充满激情地向我描绘着当时的情形。发电厂的建立，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，和全国兄弟省市的热情支援，北京派来了建筑安装队，上海运来了发电机组，天津提供了机械设备。但是，由于当时公路运输的困难，从大兴安岭调拨来的一批电线杆子，一时无法运进草地。怎么办？广大职工和牧民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，他们对困难的回答是斗争。于是，史无前例的“草原列车”出发了。三百多对犏牛，套着三百多辆勒勒车，每两辆车上绑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电线杆子，浩浩荡荡，绵亘数里，就这样，这支蒙、汉联合运输队，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，用了四十五天，终于一步一步地穿越过茫茫大草原。

在电厂正式投产开始送电的那些日子里，成千上万欣喜若狂的牧民，从阿巴嘎，从乌珠穆沁，从苏尼特，不远千里地赶来。那天，锡林浩特正好举行全盟庆祝丰收的那达慕大会，城镇四周，一夜工夫，密密麻麻地架起了一片洁白的蒙古包。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，紧拉着汉族工人的手，围坐在安装着彩色灯泡的广场上，等待着大放光明的时刻的到来。

这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呵！当太阳把最后一缕光芒收缩进草原尽头，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分，唰的一下，所有电灯都亮了。人们一时被照花了眼睛，经过瞬息的沉默，旋即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的狂欢声。姑娘们跳起欢乐的舞蹈，老人们唱出热情的颂歌，母亲们争着把孩子举到灯下，让他们从小就记住这来自北京的光明！

有了这条来自北京的光明线，锡林浩特的地方工业、农牧业、文教卫生事业，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。经过史无

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深入进行批林整风，各项建设事业又取得新的成就。工业产值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三，品种从文化革命前的近二百种，增加到三百七十多种。随着工农牧业的蓬勃发展，锡林浩特地区的用电量急剧增加，电厂原有发电能力已远远满足不了当前需要。盟委决定，加快扩建计划中的一台一千五百瓩汽轮发电机组的安装进度。喜讯传来，电厂广大职工群情振奋。他们借批林整风的强大东风，学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，不吃现成饭，不当“伸手派”，破除迷信，革新技术，挖掘潜力，创造设备，在保证原三号机组安全发电供电的前提下，同时打好安装新机组的这场硬仗，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更多的电源，更多的原动力。古老的草原城镇，从过去的黑暗地狱，变成今日的光明天堂，电，是它的一座桥梁……

但是，铁木勒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：

“可是这电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因为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，有了汉、蒙人民的团结，我们才有了电。电灯照亮的，是每户人家的窗口；毛主席革命路线照亮的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窝！”

现在，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是，一片万家灯火的锡林浩特夜景。路灯一盏连着一盏，把古老的锡林河畔映照得生气勃勃。而这个站在我面前的背着沉甸甸工具袋的蒙古族工人，他对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地位变了，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变，手上的厚茧没有退，手里的武器没有丢。他兢兢业业维护的，岂止是一条普通的电路。这是一个自觉捍卫和执行

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锋战士的形象！他多么象眼前这片灿烂灯海中的一盏明灯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，发着自己的一分热、一分光啊！

美丽的锡林浩特灯火啊，你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闪光，你是这座古老城镇新生的信号，你是搏动在蒙族人民胸膛里的那颗红亮的心！





第三碗奶酒

——牧区生活速写

当太阳的最后一缕光辉刚刚投入草原的怀抱，当第一批耀眼的晶星刚刚跳出蓝天的纱帐，锡尔伯特生产队革委会主任、体魄强壮的阿拉坦莎，便摊开双手，邀请客人们入座。

生产队的大蒙古包里聚满了值得尊敬的人。这里有远道赶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贵宾，有牧业学大寨的英雄模范，有边境雷达站的解放军代表，有声名赫赫的摔跤手，还有在比赛中为生产队夺得非凡光荣的骏马的主人。阿拉坦莎兴奋地环视了一周，发现旗委蹲点干部达木汀政委和阿爸朝鲁还没到场。

“达书记去了解工业支援牧业的情况了，”有人悄声告诉，“说是不用等他。”

可是阿爸朝鲁呢？阿拉坦莎记得，晌午，当布赫（摔跤手）们在山震海啸般的欢呼声中进行精彩角力的时候，阿爸走过来问他要分红款。阿拉坦莎感到有些奇怪。老人平素从不花钱，他顶多给阿拉坦莎媳妇买点必需的零星用品，要不就给小孙子买两本新出版的蒙文连环画册。他要这许多钱干什么？当时，因为正忙着上场摔跤，阿拉坦莎也来不及细问，便把整个褡裢，连同自己和道鲁玛的那两份钱，都一起给了他，还特地提醒晚上开会的事。然而现在，这老头子却无影无踪了。

阿拉坦莎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包门边去张望。突然，有人喊了声“来啦！”只见小山包上，衬着暗蓝的天幕，映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从那摔臂的架势，迈步的姿态，阿拉坦莎一眼就认出：正是阿爸朝鲁！

“您上哪儿去了？”儿子奔出去，满腹怨气地嘟哝着：“叫人好等！”

“喝酒啥时候也不嫌晚，活计可是节气不等人哪。”朝鲁不动声色地说着，一猫腰钻进了蒙古包。

等到嘁嘁嗡嗡的活跃声逐渐平息下去，蒙古包里响起了阿拉坦莎压倒一切的嗓音：

“贵宾们，乡亲们，为了我们公社那达慕大会的胜利闭幕，举起镂花的银碗来吧。这第一碗奶酒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”

客人们都豪爽地举起酒碗，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。而

围聚在门边的歌手们，早已迫不及待地扯开喉咙唱了起来：

蹄如流星的白龙马哟，
向前奔驰不回头；
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公社牧民哟，
继续革命不停留。
嗨哟！……

姑娘们悠扬的颤音，象鲜花点点；小伙子们浓重浑厚的和声，象铺在下面的茸茸草毯。动人心魄的歌声助长了酒兴，清如泉水的美酒滋润了歌喉。接着，大家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，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，喝干了第二碗奶酒。

现在，阿拉坦莎在大蒙古包中央，庄重地端起第三碗奶酒。他满面红光，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，象是夜空中的星星在流光射辉：

“贵宾们，乡亲们，再让我们用这母亲乳汁般的奶酒，为人民公社，我们生产队牧业学大寨的巨大成绩和荣誉，干杯！”

“呷！”

客人们慷慨应允，不到半分钟，所有碗底都朝阿拉坦莎亮了出来。唯独坐在蒙古包西北角正座上朝鲁老人的奶酒，仍旧溢到碗边，涓滴未饮。

阿拉坦莎以为阿爸没听清自己的祝词，又重说了一遍，但朝鲁还是端坐不动。今天晚上，他在为毛主席，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干过两杯以后，再不肯喝这第三碗奶酒，象是远方的山峦一样沉默着。